

范小青小说典藏
长篇都市系列



桂香街

Guixiang Jie

范小青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范小青小说典藏

长篇都市系列

桂香街

Fan Xiaojing Xiaoshuo Diancang
Changpian Dushi Xilie

Guixiang Jie

范小青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桂香街/范小青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(范小青小说典藏. 长篇都市系列)
ISBN 978-7-5396-6217-6

I. ①桂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3099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责任编辑: 韩露

出版策划: 朱寒冬 韩露
装帧设计: 褚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63533889

印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6.5 字数: 340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9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桂香街

Guixiang Jie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范小青，女，江苏苏州人，一九五五年生于上海松江。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，全国政协委员。一九八〇年起发表文学作品，以小说创作为主，另有散文、电视剧本等，至今共创作、发表、出版作品一千余万字。长篇小说代表作有《城市表情》《女同志》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《香火》等，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，代表作有《瑞云》《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》《城乡简史》等，电视剧代表作有《费家有女》《干部》等。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获全国第十届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短篇小说《城乡简史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

自序

不经意间回头一看,许多年来,写下了许多和城市有关的小说,长篇小说就有好些部,尤其是直接以“城市”命名的长篇小说就有四部,再看这四部小说的出版时间,都靠得比较近,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那几年中创作的,最早的《城市民谣》出版于1997年,然后是2001年的《城市片断》,还有分别是2003年和2004年的《城市之光》和《城市表情》,包括稍后一点的《女同志》,是2005年出版的,只和《城市表情》差了一年。所以,现在回想起来,那一个阶段,可能是对城市题材着了迷,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意思。因为除了长篇小说,应该还有更多的中短篇小说。如此密集地抒写城市,肯定是因为“城市”太有写头了。

虽然我也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,尤其是在少年到青年转变的时期,我是在农村度过的,农村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记,但毕竟,我的绝大部分的生活痕迹是在城市的,我摆脱不了城市给予我的一切,我逃脱不了抒写城市的欲望的控制。

在城市生活中,我始终是在底层的,我的目光也始终是落在底层的。我的城市小说,多半反映的是城市底层人民和普通老百姓,比如《城市民谣》就是写一个普通的下岗女工的人生;《城市之光》其实是个擦边球,写的是一个农民在城市的遭遇,是一

个悲剧，暗示着农民很难真正地彻底地融入城市。

在城市生活中，有一个巨大的事情是谁也回避不了的，那就是城市建设。城市建设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，我们的震惊几乎是惊天动地的。

那时候，我内心有一种不得不写、不吐不快的感受，于是就开始了城市建设题材的写作。先写了稍有纪实性并且带有实验性的长篇小说《城市片断》。写完以后，出版时出版社也给予了鼓励，但自己总觉得没有写够，写得不过瘾。因为这个题材实在是太过庞大，内容太过丰富。于是，后来又写了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，这一次写得比较痛快了。是不是可以说，《城市片断》是《城市表情》的准备？或者，《城市表情》是《城市片断》的故事版？反正这两个小说是可以成为互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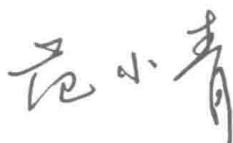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来就是《女同志》了。这是一部写机关女干部，或者换个说法叫职场女白领的小说。城市生活中始终存在并且布满了一个词，就是机关。写城市题材的作品，也同样逃不开机关这个陷阱。所以，《女同志》与其说是写了机关的女干部，不如说写的是城市的一个特殊地带。

这六部作品中，唯有《桂香街》间隔的时间比较长，是最新出版的。它又回到了城市底层——街道、居委会、普通居民。《桂香街》的写作，和我的其他小说的创作有所不同，这是一次带着题材去采访，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。然而这一次的写作，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，让我欲罢不能。作品中人物虽然是虚构的，但生活中的居委会干部时常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冒出来，她们的付出，她们的委屈，甚至是她们的眼泪，推动着我的写作。

在写作过程中,这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,所以,写作状态始终是顺畅的、跃动的。

时间的流逝,岁月的更替,许多事情都渐渐忘记了,许多人也渐渐地忘记了,包括自己创造的许多人物,在内心也淡去了许多,幸好有这一次的重新结集出版,让我再次想起了他们:钱梅子、田二伏、谢北方、秦重天、万丽、林又红,看着这一个又一个的名字,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,看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,倍感亲切,倍觉温馨。

谢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次机会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范小青' (Fan Xiaoqing).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, cursive style.

2018年1月

目 录

- 引子 / 1
- 一 林又红与江重阳 / 5
- 二 厨房及生活的细节 / 33
- 三 蒋主任是谁? / 49
- 四 一场闹剧 / 61
- 五 买菜 / 87
- 六 消失的凉皮 / 105
- 七 又是蒋主任 / 119
- 八 病故 / 141
- 九 阴魂不散的蒋主任 / 160
- 十 突发的凶案 / 170
- 十一 水落石出 / 193
- 十二 林主任与林不主任 / 218
- 十三 小妖精 / 239
- 十四 江重阳回来了 / 255
- 十五 小吃街 / 274
- 十六 林又红的梦 / 285

- 十七 新来的“将军” / 300
- 十八 桂香街的未来 / 319
- 十九 扩建居委会 / 338
- 二十 暴雨之前 / 362
- 二十一 低保 / 382
- 二十二 牛肉风波 / 402
- 二十三 初恋咖啡馆 / 418
- 二十四 举报 / 440
- 二十五 潘师傅的桂花糕 / 466
- 二十六 “桂香四溢” / 484
- 二十七 真相大白 / 500
- 尾声 / 513

引子

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桂香街，那就从桂香街开始吧。

桂香街上有座大宅院，那是贵潘的老宅。贵潘是南州的名门望族、官宦人家，历代科举考试中，这个家族出过状元、探花，翰林、举人则不可胜数，曾有“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”“天下无二家”之称。其门第之显贵，不仅在南州，即使在中国家族史上，也属罕见。其中最稀罕的叔侄两人，叔叔潘学澜，参加会试，成绩优异，颇受主考官赏识，眼看可以夺魁问鼎，结果却因故没有赶得上保和殿“御试”的时间，错过机会，也因此被冠以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之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牛啊！

其实潘学澜并没有那么牛，天子呼他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，只是因为有人使坏，故意让他弄错时间而迟误，潘学澜眼睁睁地葬送了大好前程，虽然最后也会有个一官半职，却与殿试的期许相去甚远。

不过这潘学澜并无半点懊悔，在外当官没几年，就返回老家，读书藏书，吟诗作画，其乐融融。

谁又能保证，如果当初他准时赶到保和殿考试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。

到了他的侄子潘桂芬考试时，这会儿潘桂芬长心眼了，准时到达保和殿，果然大得皇帝青睐，当场御笔亲赐“折桂”二字。

潘宅早先并不叫桂树园，因为宅院很大，也曾种植了各种名贵花木，自得皇帝亲赐的“折桂”，潘氏赶紧在当院移栽了两棵上好品种的丹桂树，并给潘宅改名为“桂树园”，自此，潘家老爷坐于廊下，念读古诗词，“何不中央种两株”，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看着当院种下的两棵桂花树，心里那个爽啊！

这桂花树原本长在西南一带，南州并不多见，潘氏移栽时，还担心桂树水土不服，有碍生长，却不料两棵桂树，植根于南州大地、潘宅泥土后，如有神助，冒尖先进，每年秋季，其香既浓郁又清淡，从潘宅溢出来，飘满了整条街巷。潘家且敞开大门，任街坊邻居进来闻香，也可摘掉过于密集的一部分桂花，以便来年生长的空间更大。

这样一条桂香飘逸的街，再叫原来的名字，实在不相符合了，桂香街名便应运而生了。

从桂香街开始，南州人开创了喜爱种植桂树的风气，由于桂树的茂盛，桂花的繁华，以桂花相佐的南州糕点食品小吃的名气日益增长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形成了美食名吃一条街，街上名吃小店遍布，名吃品种众多，不仅南州人人向往之，连远方的客人，也都慕名而来。

潘家的末代大少爷潘伯煊，生于一九四七年秋天，从吃奶起，就伴着桂香在生长，长到两岁时，竟已经能够和家里的下人一起，用桂花做出各种点心食物饮品：桂花糕、桂花圆子、桂花糖藕、冰糖桂花、桂花酒、桂花茶、桂花酱、桂花蜜，那些年的桂树园大宅子里，怎一个“桂”字了得。

在一九五八年私房改造前，潘家人一直住在老宅，除了接纳

了几户外来的远亲和一些下人的家眷，别无他人。私房改造时，桂树园定性为经租房，潘家老小挤进了两间小厢房，其他房屋全部由国家出租给经济困难无房可住的人民群众。

潘家人养尊处优惯了，哪有什么工作能力，个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家庭几乎没有了收入，改造前还能靠房租生活，改造后就全无着落了，潘伯煊的一个叔父，流落到公园拉二胡，任人赏一两个小钱，也和乞丐差不多多了，另一个叔父则靠出卖家中旧物生存，也基本上是苟延残喘了。

虽然家道彻底掉落，但大少爷潘伯煊却还算说得过去，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坯子，潘伯煊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已经人高马大，比人家十七八岁的男孩长得更像模像样，他的厨艺也已精进，于是瞒报了年龄，改了名字，凭着出色的手艺，找到了工作，养活家人。

潘伯煊有个妹妹，生于一九四九年，取了个新名字，叫潘红旗。潘红旗靠着大她两岁的哥哥做厨子养大，上学，都说她运气好。可是运气这东西很任性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要逆转就逆转，潘红旗上到高一的时候，到农村插队去了，反而是辛苦养家的哥哥因为早就参加工作，可以留在城市。

潘红旗插队农村，有一个恋人叫江左，同是插队知青，但是为了前途他们不敢公开恋情，更不敢结婚。后来命运又出现波折了，潘红旗大家闺秀的气质迷倒了大队书记的儿子，父子双双展开猛烈的攻势，潘红旗和江左一急之下，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怀上了孩子，大队书记那边，也就偃旗息鼓了。

这个未婚先孕的孩子生于重阳节，取名江重阳。江重阳生

下来就是一个小农民，一直到他六岁时，命运又逆转了一次，赶上了知青大返城，潘红旗和江左终于回到南州，江重阳也跟着回来了。

潘红旗和江左分别进了棉纺厂和晶体管厂，日子逐渐正常，江重阳长大了，读书了，考上大学了，谈恋爱了。

一 林又红与江重阳

大学里的恋爱,那可是品种齐全花式多样,应有尽有,不应有的也都有。即便如此,江重阳和林又红之间的那一场恋爱,也算得上是轰轰烈烈,一路跌宕,一会儿高潮迭起,一会儿坠入深渊,直至最后双双壮烈牺牲。

事后,大家一边感叹世事无常,一边分析事故原因,一致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性格决定命运。这两个人,性格太相似,无法互补,只能犯冲,两张嘴巴一样的厉害,两个性子一样的倔强,两个脾气也一样的急躁,还有两股一样不服输不低头的蛮劲。

可惜他们的蛮劲用错了对象,把恋人当成了敌人,最后肯定是同归于尽,彻底完蛋。

曾经在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,谁也不让谁,说话就开始伤人了。林又红不管不顾就攻击江重阳的家庭了:“江重阳,你有没有家教,你家大人是怎么教你做人的?”

江重阳气急败坏地反驳:“林又红,你有教养,你家是高级知识分子? 大学老师? 科学家? 就教养出你这样的泼妇?”

林又红道:“哦,对了,我倒忘了,你家大人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吧。下岗工人,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学生,只能培养出你这样的恶俗刁民!”

江重阳哪能服软,强词夺理说:“我父母虽是下岗工人,但

是我外婆家，那可是显贵人家，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——”

林又红立刻嘲笑不已：“哼哼哼，南书房？南书房在哪里呢？还有北书房、东书房、西书房呢吧！”

其实“南书房行走”是古代的一个官名，并不是指某人家有南书房，更不是指家里人在南书房里走来走去，可是林又红哪里知道，连江重阳也不知道。他能听懂人话那时候，父母亲都在乡下种地呢，言语谈吐之中，完全是乡下人的口气，今年做了多少工分，能够分到多少口粮之类。等到全家回了城，老宅早已经破旧不堪，并且挤进了几十户人家，被分割得面目全非。潘红旗虽然身为老宅的女儿，却根本就没有回得进去。

还没等江重阳长大成人，还没等江重阳懂得什么叫乡愁，什么叫旧居，桂树园已经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城市改造的大高潮掀起来了，桂树园因其位置而首当其冲被拆，拆除后在原址上建起了南州最早的商业大楼——南州第一百货商场。潘宅里的那两棵桂树，又移栽了一次，挪到了桂香街附近的街心公园，茂盛依旧，桂香依然。
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江重阳和桂树园是没有关系的，很长时间内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母亲家曾经有那么一座老宅院，曾经有那两棵桂树。

我们可以为他设想的唯一一种可能，就是六岁那年，刚刚回城的父母亲，带着他来过老宅。他们在老宅门口朝老宅里边张望，但是他们没有进得去，那时的老宅已经不属于潘家。

可是六岁的记忆，江重阳没有保留下来。所以，到底有没有看过那座曾经的老宅，江重阳是无法确定的。

只是在后来的漫长的时日中，从母亲口中，江重阳点点滴滴地听到一些有关老宅的信息，比如那两棵桂树，比如“南书房行走”这样的说法。关于南书房，江重阳的想法自然和林又红是一样的，以为南书房就是桂树园里的一间书房，而且一定很大，要说行走，但凡小一点的书房，你无论如何也行走不起来的。

江重阳在和林又红的战斗中，理屈词穷了，竟然把从来不曾存在于他生活中的南书房也抬了出来，再一次遭到林又红的嘲笑。江重阳急中生智，想到一句老话，赶紧又强调说：“饿死的骆驼比马大！”

林又红伶牙俐齿，快速反应：“饿死的骆驼绝不如一匹活马，更何况，江重阳，你搞清楚了，你手里可没有饿死的骆驼，你那骆驼连骨架连血肉连皮毛都不存在了，你竟然想着拿一个‘不存在’换一匹活马，做梦吧你。”

他们的争执完全是无意义的，和他们的恋爱也已经完全没有关系，只是两个人的个性都那么执拗，都不肯服输，结果话题扯得那么无聊，活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马，越跑越远了。

他们的同学，都在旁边偷笑，瞧这俩人，把无趣当爱情，把无聊当认真，真是服了他们。

也有的同学，从他们身上警醒着自己的言行。

还有的同学，心怀鬼胎，小心观察，等待时机。

历来是旁观者清，当事者迷，江重阳和林又红乐此不疲，继续战斗。

现在江重阳换了一种方式，以退为攻：“林又红，你就不能让着我点，我好歹是个大男人。”